

生活拼盘

种幸福

公公退休前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,忙碌又充实。退休后就和婆婆一起回到郊区老家,几年前,婆婆因病去世,剩下公公很孤单。

看着公公日渐憔悴,我和老公劝着公公找点事做,省得闲出毛病来。于是,公公学着郊区农民的样子,在公路两旁宽阔的树荫下开荒种菜。

公公先将路旁板结的土地深翻一遍,再拢成半米宽的地垄。春天,公公去集市上买了七块钱的红薯苗,趁着周六我们回家,丈夫挑水,我和公公将七块钱的红薯苗全部种在地垄上。

以后的每个周六,公公都盼着我们早点回去,帮着给红薯锄草施肥。每次干完活,公公舍不得走,蹲在地垄头守望。他抽着烟,目光柔和地碾过一株株红薯苗,仿佛在守望他昔日的学生们,眼神里满是期待。无奈种在大树底下的秧苗,得不到充足的阳光,总显得有点羸弱。公公深情地自言自语:“它们多像我的学生们啊,我真想多给它们点阳光。”

转眼入冬,红薯的叶子全部枯萎,到了收获的季节。周六,我和老公早早就去公公家,帮着公公挖红薯。每起一株红薯,公公眼里都满是期待。可是,土地的养分早就被大树吸没了,红薯虽然得到公公尽心照顾,却长的不尽如人意,一个个像山药棍那样粗细,光溜溜的身子,可怜巴巴地趴在地垄上。

我看到前面有一株红薯根部地皮开裂,露出小缝,就故意开玩笑说:“爸,你躲开,我这一锄头下去,一定能挖出个大的。别离得太近,小心把大红薯挖烂了。”公公赶忙闪一边。我一用力,还真是出来一个大大的。那株上长了三个红薯,两个小的像小老鼠,那个大的有茶杯粗细,光溜溜的泛着红色。公公眼前一亮大声说:“瞧瞧,这个红薯才像我教过的好学生,环境再恶劣,都会努力长大成才!”

我和老公哈哈大笑:“爸,这个够得上‘清华’的标准了。”

半天不到,我们将一分地红薯挖完,收拢到一起,有十来斤。看着丰收的果实,公公却高兴不起来,他叹口气说:“这些红薯,还没有我七块钱买的多呢。”

老公立马说:“咋会呢?爸,你想,七块钱你能买回春夏秋冬的幸福?”

我说:“爸,你这是种幸福啊!咱这红薯可是纯天然、无污染的,你送我点带回去吃吧。”

能得到儿子媳妇的认可,公公一下子高兴起来:“明年我还要继续翻土施肥,再买七块钱的

红薯苗,还种在这块地里。”我和老公齐声赞同。从此,公公年年在那块荒地上耕耘,听公公说,他的学生们也开始光顾那块红薯地,帮着他锄草浇水,给公公沉闷的生活带来欢声笑语。

种下红薯,收获着幸福,对于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公公来说,就像当年带着他的学生们书海泛舟一般,充实又幸福着。

文/靳楠

云淡风清



从前慢

从前的人,峨冠博带,正襟危坐,有客人来,提篮采蔬,树下置宴,那顿饭,黄昏时吃起,穿过晚风笛韵,直吃到月上三竿才罢,乡道上常有沉醉夜归人。

从前的村子,有许多好听的名字:集贤庄、快活林、绿林岗、十字坡、三十里铺。像鲁智深这般粗壮武夫,仓皇之间走进一个村子,看到的却是“柴门半掩,布幕低垂,墙间大字,村中学究醉时题,架上蓑衣,野外渔郎乘兴当”这样的村庄,日子淡泊、随意、不温不火,其平和安闲的静景与鲁智深那赳赳狂奔的动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从前造酒,真慢啊。做釉、蒸米、发酵、蒸馏、窖藏、启坛,绍兴人造一坛“女儿红”,需要十八年才喝到嘴。鲁迅与他大哥在家乡小饭馆里遇见,不点菜,每人一碗蛋炒饭下酒,慢慢叙话。鲁迅是个惜时如命的人,居然能这般平心静气地喝酒,我想,他俩很可能喝的是“女儿红”。

慢的日子,锤炼出缓慢从容的心性。“中国状元博物馆”中状元们的答卷,字体工整,力透纸背,纵横捭阖,喷丹吐霞。当年的考试,紧张程度应不亚于而今的高考,那些“学霸”能在如此高压下写出此等绝佳文章,真的不服不行。

很怀念从前的某些味道,比如鸡汤。那只鸡,仲春孵出,浑身松茸色,啾啾乱叫;夏天光着屁股到处乱跑,找虫吃。秋天羽毛渐丰,禁果初尝,开始生出第一个蛋。几年后,它年迈体衰,不下蛋了,主人才极不情愿地宰了它,还边拾掇边说:“鸡子鸡子你莫怪,你是阳间一道菜,今天杀你来待客,明日投个凤凰胎。”我在乡间喝到一碗浓稠的鸡汤,橙黄色,喝罢嘴里发粘。主人说,这鸡汤最补,你读书用脑子,喝这样的鸡汤,有好处。

在古村,我仍见到有人这样

养猪,采来雪蒿、荠菜、麻叶、车前草、鸭跖草、满江红等作饲料,切碎放在海锅里,大柴煮熟,拌入糠米,作为猪的一日三餐。那些猪长得慢,一年下来也才两百来斤。杀后用盐腌好,晒至八成干,悬在风口处,或放在火塘周围微烟慢熏,风和烟渐渐深入肉的肌理,肥肉变得明黄,精肉变得酡红,彻底腊了。切块腊肉炒大蒜、烧香菇、烧竹笋、烧干豇豆,都好得很。

从前没有手机、QQ和微信,人们往来靠帆船、马车或步行。有了思念,写一封信寄去,十天半月才能收到。这些信被压在箱子底下,比黄金珠宝都珍贵。李清照在《一剪梅》中说,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。这样的句子,一千年后再读,依然叫人怦然心动。

飞机高铁时代,有些人行动如风,急功近利,他们仿佛“厉胜男”再世,想快速练成“天魔解体大法”,去跟武林盟主一见高下。其志可嘉,其法却总是觉得大为不妥。从前慢,慢出了很多道理,现在快,却也快了很多急躁和空虚来。

文/吴孔文

恍然大悟

刚好到的不一定是想要的

我有很多次上班,从家里往公交站点走,离站点有50米左右的时候,刚好开过来一辆车,于是我就加快脚步跑过去,结果到了才发现那辆车并不是我想乘坐的那辆。于是我就站在那里等,过去好几辆其他班次的车,我要乘坐的那次车才过来。

这让我想起人生。人生也许就是这样,刚好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

我们单位每年都会招聘大学毕业生,小李和小王都是通过招聘来的,但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大学。新的工作环境,他们俩很快发展为恋人,而且两个孩子处得相当不错,大家都很好看他们。可是就在我们都以为他们会结婚的时候,却听说他们分手了。有好事者问及原因,他们俩几乎说同样的话:本以为遇到了,结果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那个人。后来两个人又分别通过介绍,认识新的朋友,结了婚。据说,婚后两人各自的家庭都很美满。

妻子有个朋友,大学毕业后只身去了北京闯荡。到了北京举目无亲,正好有一份工作,她便应聘干了下来。可是干了一段时间,她发现这份工作除了能够让自己填饱肚子之外,并不适合自己。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这份,又换了几份,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适合的工作。后来她干得

风生水起,现在已升为公司的主管。每年过年时她回来,我们在一起聚会,她就说:你急于找工作的时候,正好有个岗位,但那不代表就适合你自己。

是啊,人生好像乘坐公交车,往往刚刚开过的那辆车并不是自己想要乘坐的。工作也好,生活也罢,甚至婚姻亦是如此。想要实现自己,就慢慢等待,过去几辆后,你要乘坐的那次班车总会开过来的。文/王帅

往日情怀



回娘家

我的家乡,一般大年初二为闺女回娘家的日子。这一天,闺女姑爷领着孩子,带着孝敬岳父岳母的礼物回来了。丈母娘家又是炖肉,又是炖鸡,又是煎鱼,又是烩菜的,锅台上忙得团团转。锅台旁烧火的把风匣拉得呼呼地响,锅底柴火噼里啪啦地响,大锅边热气腾腾地冒,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。老丈人坐在靠近炕头的位置,姑爷子坐在靠近炕梢的位置,老丈人头抬得比姑爷子高,喝着茶水,姑爷子像汇报工作一样,说说一年来家里的情况,老丈人那听着。丈母娘偶尔进屋的时候,催那么一句:“收拾收拾放桌子,饭马上就做好了。”

记得姑姑们回娘家的时候,我还小。大年初二的早上,刚刚吃过早饭,爷爷奶奶就朝着姑姑们回来的路口张望。大约九点多钟,大姑二姑就来了。大姑家赶个马车,二姑家骑着自行车。马车拴在院子里,放上一筐豆皮子,马儿自食着。自行车立在旁边。爷爷奶奶接过最小的表妹,并把姑夫和姑姑迎进屋里。姑夫总是跟在后面,两手各拎一兜孝敬爷爷和奶奶的礼品。小孩子好吃,眼睛围着那里转。

那时的礼物很单一,无非是两瓶酒,两瓶罐头,两袋白糖,两袋糕点,或者两包牛舌头,凑成四合礼,摆放在奶奶家的柜盖上。有时大姑家和二姑家都赶在一天回来,都拿四合礼,柜盖上就摆得满满登登的,看得我哈喇子都流了出来。有时奶奶会打开一包,我和姑姑家的孩子们一人一个糕点或牛舌头,然后拿着跑出去玩。

一般时候,闺女回娘家都要在娘家住上个十天八天的。大冬天的,家里也没什么大事,姑爷子就陪住个一天半宿的。但有的人家闺女多,姑爷子就多,过了

年都回来,家里面睡不开,就得出去找宿,或是将就挤在空屋子的一铺大炕上。空屋子一般都提前简单收拾一下,大炕提前烧一烧,就等着姑爷子们外孙子们回来住。

我们村的老赵家,有九个闺女一个儿子,村里都说他家有九凤。结果闺女们都回来,只能把西屋的一铺大炕收拾出来,暖暖乎乎地。九个姑爷住在一铺大炕上,两床大被,将就着盖。大炕挤得满满登登的,半夜都不敢去厕所,只要出去,回来就没了地方。他的一个姑爷说,如果想睡觉,就得找个空隙使劲往里钻。

有时候,吃完饭,几个姑爷凑手,打会扑克或麻将,玩个通宵。姐夫小姨子的,你一句我一句,喊喊嚷嚷的,再加上抽烟和看热闹的,屋里都爆了棚,想要睡个消停觉都困难。

到了姐姐结婚的时候,农村迎来了小四轮时代,每年过年,姐夫就把车斗摘去,只开车头来。姐姐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子的车轮翅上,车开进门口时,我们就听到了,赶紧出去迎接。姐夫把车停在院里,母亲接过外甥们,姐夫从车上拎下礼物跟着进了屋。

那时候不太兴送礼物了,有时姐姐就给爸妈买件衣服什么的。母亲和奶奶一样,屋里屋外忙乎,姐姐们也跟着忙乎,我和妹妹则在屋里和小外甥玩。姐姐婆家离我家也不远,有时吃过饭,姐夫就开车回去了,有时也会在这住一天两天,我们姐夫小舅子的打打扑克,一晃就过了好几天。姐姐家里也都是托别人帮忙照看着,住上几日就回去了。

我结婚后陪妻子回娘家,清一色的打车或是自驾,礼物都不知道选什么,也无非是给岳父岳母买点衣服什么的。妻子是独生女,没有连襟和大舅子小舅子的,没人侃侃大山,吹吹牛皮,岳父又不抽烟不喝酒,除了吃的丰盛外,只能上上网,摆弄摆弄手机,冷清的很。而且,我们这个时代,也不再讲究回娘家了,过年的时候,我们就两头跑,年三十中午饭在岳父岳母那吃,除夕夜就赶回家里陪我的父亲母亲,初一再跑过去,吃一顿再跑回来,真是吃肥了跑瘦了。

对于我和妻子来说还算方便,跟岳父岳母以及父亲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城,对那些远在外地父母却留守家乡的子女来说,回娘家就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如果今年在婆婆家过年,很可能就赶不上去女方家里。父母眼巴巴地守望,又没有办法。有些父母干脆不让子女回来,他们奔着去了子女那里,和子女过完团圆年后,再折返回家乡。

其实,只要亲情不改,习俗可变。无论在哪,是回娘家也好,父母去闺女那里也罢,只要团圆了,年就过得圆满了。文/张念龙